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奇

凤

英

侠

传



版权所有．翻印必究

忆文作品集

作品集

启 事

忆文全集由作者代理人委托远方出版社出版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凡有盗印我社出版的,假冒署名的,剽窃、肢节忆文著作的作品,我社必提出诉讼,请法律部门进行严惩不贷。

作者代理人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封面设计:新 天

作品集

书 目

慧剑断情丝
飞虹玉女
怒剑天雷
一龙三凤
魔面情圣
罗刹神龙
圣剑魔刀
飘零剑
飞刀醉月
冷面游侠
牡丹飘香一剑寒
豪侠娇女
血如夕阳红
木剑惊鸿
艳凤缚龙
飞音剑
一剑光寒起书楼
冷香谷
胭脂宝盒
侠盗玉麒麟
奇麟异凤
奇凤英侠传
血染大雪山
至尊狂想曲
飞羽令
杀人殿
冷雨香魂
元宝传奇

ISBN 7-80595-431-3



9 787805 954318 >



责任编辑: 胡丽娟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少年英侠护明为解开自己的离奇身世之谜，趁暴雨狂倾之际，夜闯天下第一堡——九宫堡，不料无功而返。后因机缘巧合，吞食了三枚朱仙果，而使其内力突飞猛进。并在表妹汪燕铃的帮助下，终于揭破了恶仆“毒娘子”章莉花夫妇二人狸猫换太子的阴谋，认祖归宗，并恢复了江天涛的真名。

身为九宫堡少堡主的江天涛，为追回生母遗物——绣衣，到处追查毒娘子的下落，途中巧遇娇小迷人的萧湘珍，二人一见钟情，自是一番温柔缠绵。后为缉捕毒娘子，二人误入“九通连环子母阵”，而获得了“铃木叟”所遗留下来的弹指神功与龙虎三掌两项旷世奇功。

为了九宫堡的声威，在龙首大会上，江天涛得到玲萍、朱彩鸾、邓丽珠、汪燕铃、萧湘珍等绝世美女相助，终以绝世神功震慑群雄而威名远播。为了“绣衣”，江天涛率众女远赴关外烟筒山。不料误中奸计，幸得富丽英与皇甫香二女相救，才幸免于难，并击毙元凶，夺回“绣衣”。满身情债的江天涛，几经周折，终使八女共事一夫，共奏了“鸾凤和鸣”的美妙乐章。

目 录

(奇 风 英 侠 传)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| 离奇身世----- | (1) |
| 第二章 | 比武招亲----- | (82) |
| 第三章 | 彩虹龙女----- | (164) |
| 第四章 | 蛮花香妃----- | (245) |
| 第五章 | 父子相认----- | (326) |

第一章 离奇身世

夜幕，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狂风，如山崩海啸，不断响起树断行折的声音。

暴雨，势如倾盆，宛如万丈突崖下泻的巨瀑。

震撼山林旷野的霹雳，随着一闪继一闪的刺目电光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大地震颤，雷声不绝，愈增暴风雨的汹涌声势和夜的恐怖！

就在这风雨肆虐，雷电助威，天宇翻腾得令人窒息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怒马狂奔，铁蹄击在山道上的清脆声音。

又是一道强烈的刺目电光，划破了漆黑的夜幕，给宇宙带来刹那的光明，照亮了群峰颤动，耸拔嵯峨的幕阜山区。

只见一匹青鬃健马，昂首竖鬃，迎着狂风雷雨，飞驰在通向系舟峰下的人工石道上。

马上，是个身穿黑绸剑衣，肩披长氅，背插长剑，面罩黑巾的人。

那人双手控缰，上身躬在鞍头上，两腿紧紧挟着马腹，两只寒星般的眸子，在黑巾的双孔内，冷芒闪射，显示出内心地迫切、焦急。

藉着夜空的一闪继一闪的强烈电光，他熟练地控制着马的速度，和飞驰的方向。

根据蒙面人精光闪射的眸子，和控马如飞的熟练，一望而知他不但是一个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，而且，也是一个马术精湛的驃悍骑士。

看他对山路的熟悉，似乎就是住在这山区中的人，看他面罩黑巾，又分明又怕人认出他的真面目。

显然，他这样甘冒生命的危险，在如此暴风狂雨，雷电交加的漆黑深夜里，急催怒马，亡命狂奔，必是有万分火急的重大消息传递。

或是，他正要利用这个惊险、恐怖的大好机会，去完成一件较毁灭生命尤为值得的惊人事情。

蒙面人的车速，丝毫未减，依然狂驰如飞，直冲入谷。

但是，他那双寒星似的眸子，更亮了，同时坐直了身体，显然，他已提高了警惕。深谷范围极大，约有数百亩，南面是突崖，北面是主峰，正西横亘着一道崎险绝壁，谷口是两座南向形成的纵岭。

这是一座死谷。

谷中俱是双人合抱的古松巨木，枝干密集，十分茂盛，一片苍翠。

茂林的深处，模糊的出现一座巨石古堡，在夜空强烈的电闪下，反射着苍青灰暗的白色。

古堡共有九座塔形堡楼，八座较低的，形同卫星，拱围着中央一座高耸夜空，特别凸出的独立碉楼，乍然看来，直如鹤立鸡群。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座古堡是依照“九宫八卦”的阵势筑成。

堡内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灯光，显得阴森、死寂，宛如待人而噬的庞然怪物。

蒙面人仅略微看了一眼谷中形势，狂奔的青马沿着宽大石道，如飞冲进林内。

前进数十丈，蒙面人急拔马头，冲下石道，直奔林内七八

丈外的一座凹形大石前。

来至石前，右手微撑鞍头，飞身纵下马来。

他急忙将丝缰系在鞍头上，匆匆拍了拍雨水淋漓的青马长鬃，折身向深处驰去。

到达松林内沿，即是围绕堡外的人工护堡河，这时水满四溢已分不出两岸的边际。

蒙面人似是知道护卫河的宽度，到达林沿，立即腾空跃起，飞越河上，直落古堡的高大石墙前。

堡墙青苍灰白，俱是八尺青石砌成，墙高七丈，上有堞垛，蒙面人立在庞然高大的墙下，宛如一个小黑点。

他用手遮雨，仰首看了一眼堡墙，接着紧了紧肩后的剑柄，足尖一点，腾空而上，宛如升空飞燕，飘然落在堞垛间。

堡墙宽约一丈，上面寂然无人，蒙面人停身的两座堞垛间，恰好封正一座通向中央堡楼的凌空钢索飞桥。

全堡飞桥共有四座，分由四角通向中央，暗含着“四”之势，飞桥长三十丈，宽仅四尺，蒙面人对正的飞桥，正是最安全的一座。

根据蒙面人的种种迹象，他对古堡中的情形，显然是了如指掌，十分清楚。

蒙面人隐身堞垛间，机警的看了一眼左右两座铁门紧闭的卫星堡楼，立即纵下堞垛，如飞奔上被风雨吹打得急烈摇摆的索桥，直向中央独立堡楼驰去。

看了蒙面人的机警举措，这座古堡中，必须有高手警卫，想是由于数十年难得一遇的恐怖雷雨，俱都躲进了八个卫星堡楼内，也许他们相信没有人敢前来虎口捋须。

但是，就在他们自恃无虞，躲在堡楼避雨的时候，却出乎意外的来了一个胆大的不速客人。

这时，蒙面人已通地索桥，飞身纵上中央堡楼的中层石栏上。

堡楼中层，共有八座同形式的兽环大铁门，但是，每座铁门的颜色，却迥然不同，对正飞桥的是一座红门。

蒙面人却跳下石栏，急步向一座黑漆铁门绕去。

黑漆铁门，恰巧对正西面谷底的横亘崎险绝壁，位于堡外绝壁下的广大富丽花园，立在黑门前，可以一览无遗。

蒙面人翻腕撤剑，立即沿着斜斜上升的楼梯，如飞向顶上奔去。

看他纵跃奔跳，健步如飞，似是杂乱无序，实则每一个落脚处，都按着八卦生克之理，同时，他起身落步，轻巧迅疾，捷如狸猫，毫无声息。

奔上顶层，蒙面人立即凝目上看，只见漆黑的尖顶上，果然系着一个灰白小包袱。

蒙面人一见灰白小包袱，神情激动，目射精光，迫不及待的腾空布上，伸手握住悬吊小包袱的铁链。

在他握住铁链，挺腰挥剑的同时，铁链突然下坠三尺，楼外塔形尖顶上，“当”的暴起一声青铜钟响。

蒙面人似乎未料到铁链是系在尖顶中的铜钟上，而且，他事先似乎也不知道，尖顶中尚悬有一具机关铜钟。

这时候铜钟一响，他的确吃了一惊，但他仍然毅然挥剑，猛斩铁链。

铮然一声轻响，铁链应声而断，身形疾泻而下，楼外尖塔上，再度响起一声钟响。

蒙面人的身形尚未落实，脚下已响起一阵苍劲的哈哈大笑：“阁下敢于今夜，只身单剑夜闯‘九宫堡’，独上‘摘星楼’，阁下的胆识、豪气，实在令老夫‘鏖拐震九州’马云山

佩服。”

服字出口，呼的就是一拐，猛向双脚刚刚落实的蒙面人扫去。

蒙面人一声不吭，旋身让过一拐，长剑反臂挥出，迳斩对方的手腕。

同时，已看清对方是一个霜眉银髯，满面怒容，手使镔铁拐的紫衣老人。

持拐老人见蒙面人身法诡异，出剑神速，知道遇到了劲敌，大喝一声，疾演‘泰山压顶’，抡拐再和蒙面人的当头砸去。

蒙面人心物到手，恨不得插翅飞出“九宫堡”去，哪里还有心恋战，身形一闪，已至梯口，如飞向下狂奔。

持拐老人，顿时大怒，暴喝一声：“不留下命来想走吗？”

暴喝声中，飞身疾追。

蒙面人身形如烟，快如独铁，眨眼已奔至楼门。

持拐老人也是有名高手，但与蒙面人相比，似乎又差了一筹。

蒙面人刚至楼门口，迎面又来了一人。

只见来人年约二十五六岁，一身银缎劲装，虎眉朗目，圆脸白胖，手使一根亮银红樱枪。

蒙面人认得来人，正是“九宫堡”的一流高手“小李广”钟清。

“小李广”钟清，突见迎面如飞冲下一个蒙面人来，知是擅登‘摘星楼’的人，立即大喝一声，挺枪就刺。

蒙面人挥剑一拨，枪尖擦身刺过，身形一闪，直向钢索飞桥奔去。

这时，风更大了，雷声震耳，闪电刺目，钢索飞桥摆动得

十分骇人。

楼下寒光闪闪，人影晃动，一片呐喊之声！

钢索飞桥的对面堡墙上，已有十数名高手守住。

蒙面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原就有孤注一掷的决心！

这时，飞身纵上索桥，直向堡墙奔去，地面上的高手一见，立即高声呐喊，不同暗器，纷纷打来。

由于飞索高达数丈，加之狂风暴雨，地面高手无法仰面上看，因而，暗器未到索桥，便被风雨纷纷打落地面。

由‘摘星楼’追出来的持拐老人“殡拐震九州”马云山和“小李广”钟清，这时见蒙面人已奔上飞桥，顿时惊呆了。

蒙面人如飞奔至距堡墙五丈处，厉喝一声，腾空而起，长剑幻起千百银锋，直向十数高手的当头罩去，声势猛不可当。墙上高手大惊失色，高声狂喊，齐挥兵刃，当前几人，惊得纷纷暴退，情势顿时大乱。

蒙面人趁机疾落墙面，足尖一点，飞身纵至堞垛上，肩头一晃，疾泻而下，直落墙外。

墙外的水，更深了，蒙面人双足落地，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，立即飞身过河直奔松林。

蒙面人奔进松林，回头见身后无人追来，不由仰天发出一阵悲忿的大笑。

笑声一落，翻腕收剑，顺手将黑巾扯落下来——

一张英挺俊逸，肤如完玉的白皙面庞，立即呈现出来。

两道浓浓斜飞入鬓的剑眉，一双黑晶晶闪闪发光的眸子，挺直的胆鼻，涂丹般的朱唇，由于连番搏斗，眉宇间的煞气仍极浓重。

看他年龄，最多十八九岁，但却具有了如此惊人的武功。

背剑少年，不敢停留，直向放马的大石处奔去。

尚未到达大石，即见他的青马，昂首竖耳，双目闪辉，马尾急烈的摆动，不停的连声低嘶。

背剑少年一见，知道青马在暴风雨中已经等得不耐，因而身形立时加快。

奔至马前，少年首先掀开鞍囊急忙将白丝绸包放进鞍囊内，就在少年将小包放进鞍囊内的同时，凹形大石后，突然走出一个身穿黄绸衫，手持缅刀，一脸刁狡绘之色的中年人来。

青马一见，昂首怒嘶，猛向身后急退——

背剑少年立时警觉，闪电转身，倏举右腕，一阵龙吟声中，寒光一闪，长剑已撤出鞘外。

同时，他的左掌，迅急将挺朗如温玉般的俊面掩住。

一脸阴刁狡狴之色的中年人，发现少年转身拔剑，举手遮面，那份轻灵神速，在他闯荡湖的半生中，确属少见。

中年人心知遇到了高手，于是阴刁的冷冷一笑，沉声说道：“本总管在此候驾多时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手横缅刀，缓步逼来。

少年一见来人，不由怒火倏生，黄衫中年人正是“九宫堡”内，武功仅次于老堡主“陆地神龙”江浩海的总管闵五魁，也正是他的切齿仇人。

“九宫堡”总管闵五魁，见少年掩面不语，目射冷电，凝目一看，竟是堡外花园的浇花小厮，不由顿时大怒，缅刀一指，厉声大喝：“卫明，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大声喝中，飞身前扑，缅刀一挥，闪电下劈——

少年见对方识破，不由杀机倏起，身形一闪，急忙横剑，铮然一声架开缅刀，喇喇喇一连攻出三剑，匹练翻滚，光华耀眼。

总管闵五魁，没想到在后花园浇花的卫明，竟然有如此惊

人的武功，这时一连被攻三剑，竟闹了个手忙脚乱。

于是，怒喝一声，飞身暴退八尺，顿时愣了。

少年急忙停身，横剑还厉声道：“谁是卫明？少爷就是十八年前被你们夫妇悄悄抱出九宫堡，丢在系舟峰上的少堡主江天涛！”

总管闵五魁听得浑身一战，本能的急上两步，凝目一看，发现对方少年，两道斜飞入鬓的浓浓眉头上，果然各有一个稻粒大小的朱砂痣。

闵五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面色顿时大变，不由慌得厉声大喝道：“胡说，我家少堡主江天涛正在堡中……”

少年顿时大怒，剑眉一轩，厉声大喝：“闭嘴，那是你和‘毒娘子’章莉花的孽子，你道本少爷不知？”

闵五魁一听，惊得面色如土，急忙心虚的瞟了一眼“九宫堡”的方向，蓦然一声厉喝：“放屁！”

厉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手中缅甸刀猛向少年江天涛砍来。

江天涛见闵五魁口出不逊，顿时大怒，身形一闪，振腕出剑，幻起一片耀眼梨花，立将闵五魁逼退三步。

就在这时，数声烈马长嘶，迳向九宫堡方向传来。

闵五魁一听，精神大振，一面拼命抢攻，一面连声大喝，显然企图让即将出堡追赶的高手知道他与人搏斗的位置。

江天涛心中一惊，大喝一声，立即进步欺身，手中长剑一招比一扫紧。

顿时，光芒暴涨，剑浪汹涌，势如长江大河，直向闵五魁涌去——

闵五魁，惊得心胆俱裂，怪啤一声，转身狂奔。

江天涛剑眉一竖，厉喝一声：“恶贼留下命来——”

厉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身形快如电闪，不出五步，已经追

上，振腕挺剑，直向闵五魁的后胸刺去。

冷芒一闪，立即暴起一声刺耳惊心直上夜空的尖声惨噪，闵五魁两手扑天，撒手丢刀，踉跄两步，立即仆倒。

这时，马嘶连声，蹄声杂乱，已由九宫堡的吊桥方向，逐渐清晰传来。

江天涛又惊又怒，心中一动，拉起闵五魁尚在浑身颤抖的尸体，即向宽大石道上飞步奔去。

青马一见主人向石道上奔去，立即轻嘶一声，紧紧跟在江天涛身后。

江天涛匆匆来至宽大石道上，顺手一丢，即将闵五魁的尸体抛在中央，飞身上马，直向谷口如飞驰去。

这时身后数十丈处，已隐约现出一群急如奔电驰来的马队。

江天涛已有了一次教训，翻腕收剑，急忙取出黑巾，再度蒙在脸上。

仅这眨眼之间的工夫，青马已驰至谷口，再听身后，马嘶蹄乱，一片吆喝。

江天涛知道追来的马队，必是发现了‘总管’闵五魁的尸体，心里不免有些暗暗高兴。

驰出谷口，江天涛的心情，顿时宽畅起来，但他仍熟练的急急操纵着青马，沿着石道，狂驰飞奔。

绕峰、过溪、穿林，他又驰到方才奔上这条人工山道的地方。

江天涛一拨马头，如飞冲下山道，沿着一道深涧边沿，直向一座高峰下的突崖处急急驰去。

就在他取出小包袱的同时，一声清越悠扬的长啸，迳由“九宫堡”方向，划空传来。